

金牌國手蔡功南

梁子衡

僑務會議瑣憶之二

拿到金牌為國爭光

旅菲僑領蔡功南先生最近去世，享年七十七歲。他去世前擔任的職位是：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僑務委員會委員、華僑商業銀行董事長。我們廣東人有一句說人不够份量的話：「斬埋唔够四兩」。以蔡功南先生來說，個個職位都是「千斤重」，一位赤手空拳的僑胞，能由「工而優則商」、「商而優則仕」，成就的確非凡，但我這篇瑣憶，不是寫蔡先生的「職位」，而是希望由蔡先生一個人看到更多的華僑，並由蔡先生一個人來看華僑社會。

民國四十一年僑務會議，菲律賓地區的代表一共十四人，名單是：薛芬士、施性水、蔡功南、王泉笙、姚迺崑、洪禮抱、黃雙照、黃安定、蔡金鎗、柯子冰、鄧英達、戴祥妙、楊永岩、郭慶元。

六十四年十一月五日，蔡功南先生治喪委員會在台北市僑聯總會舉行，當年主持僑務會議的

鄭彥霖先生在會場會對筆者說：蔡先生忠誠、勤奮、愛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鄭先生並說：「華僑銀行」假如沒有蔡先生的努力奮鬥，也難創立起來。

那天，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柯叔實先生報告蔡先生的事略：蔡先生自幼由閩赴菲，經營工商業，抗日時期，他在菲組織抗日義勇軍，擔任總指揮，抗戰勝利後，在菲辦黨、辦報，後來先後任過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以及中央評議委員。

最值得稱頌的：一是卅六屆國際射擊比賽，蔡先生代表我們中華民國參加，開幕進場時，一人獨持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昂步而進，博得與會人士的鼓掌敬佩。那次他射中了九十九發，拿到一面金牌，為國爭光。一是抗戰後，韓國旅菲僑民生活陷於苦境，蔡先生本「人溺己溺」之心，打破國界，給予韓僑以適當的濟助，因此受聘為韓國駐菲僑務顧問。

木訥誠懇刻苦奮鬥

木訥、誠懇、刻苦、奮鬥，蔡先生兼而有之。筆者認為這是多數華僑領袖所具有的條件和精神。

我在民國四十年，奉派赴泰公幹，當時曾偕同已故同志馮自元兄跑遍了泰國各地。每次與當地同志舉行座談，我都告訴自元兄，先不要介紹，我試在衆人之中舉出其「領袖」，每次判斷，雖不能「百發百中」，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靈驗。我判斷的根據：第一是木訥，第二是誠懇，第三是刻苦（憑裝束及動作判斷）。

至於那些「油頭粉面」，「巧言令色」，作明星狀的人，最多是書記、秘書之流，這正合「巧者拙之奴」的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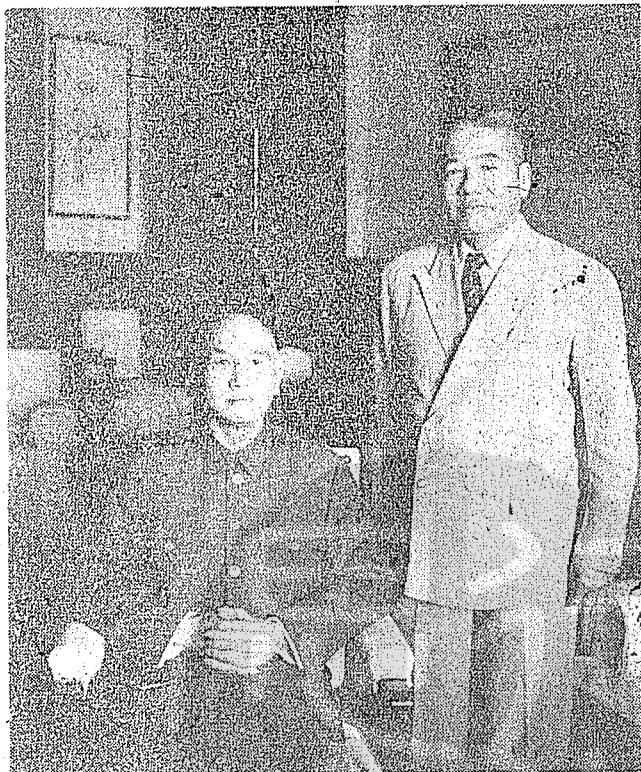
記得我於民國六十二年春，以僑聯總會秘書長的身份訪問美、加。當我將要離開加拿大的一天，有位青年朋友跑到我的住所，他先說懷才不遇，後責僑社對他沒有重用。我跟他同車外出，

我睜大了眼睛看了他幾眼，後來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萬分關懷、又萬分誠懇的對他說：

「××兄，您長一副會說話，也會吵架的嘴巴，您也長了一對氣勢迫人的眼睛，您整個是一位『唇槍舌劍』的人，絕難在僑社做一個領袖，我勸您還是先做生意，打好經濟基礎，讓『和氣』取代了『火氣』之後，再當僑領還不遲！」

我那朋友當時俯首無言，突然把我的大腿一拍，他說：

「梁先生，您够朋友，我聽您的！」



總統 蔣公早年與蔡功南合影。

我想蔡功南先生能領導菲律賓僑社，望重一方，並非靠他那面國際射擊比賽冠軍的金牌，而是靠他那副誠懇和勤奮的德性。

僑資回流文化歸隊

當年，菲律賓出席僑務會議的十四位代表，健存的還多，而仍繼續擔任僑社職務的已少。

蔡功南先生去世時也已經七十七歲，許多人根據這些「老者逝」、「少者變」（變為當地人）的道理，硬說華僑社會快要沒落。我月前應邀

在僑聯總會作專題演講，我說，僑社不斷的在變，但尚不至於沒落。我的道理是：

一、華僑社會是放風箏式的社會，華僑社會這一個風箏與祖國之間常牽着一條線（文化），線不斷，華僑社會就不會失，線之斷不斷，純視中國文化之強不强！同時，華僑社會也是走馬燈式的社會，四面旋轉，而轉來轉去都不離軸心（文化），軸心在，華僑社會也不會失，軸心之固不固，也純視中國文化之強不强！

二、許多人跑到國外，看到許多華僑華裔青

年不會說國語，不懂得國家、鄉土的情形，滿口Yes, no。於是乎說：「華僑社會消滅了！」這只見到「出」的現象，而沒有見到「入」的現象。中國向外移民是一條「活泉」。只要中華民國存在，華僑社會必會不斷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約翰」、「瑪麗」離去了華僑社會，「阿牛」、「阿狗」又進入華僑社會，而填補空位。「廣東樓」的老闆洋化了，「真北平」的老闆又登台。「葱油鷄」稱雄僑社，「北平烤鴨」也盛裝登場。

中國移民還有一個特點：華僑社會和祖國間永遠架着一座相通的橋樑。我名之為「中國化的孔道」，使人人都可能有一段中國化的過程。有些人靠倫理，他們漂洋過海，稍有積蓄，即回家結婚，播好了「種」（指太太有了孕）又再度渡洋。如果就地成親，生了兒女，不是「僑生回國升學」，則是祖母出國，親任家教。中國文化點滴的表現，都是華僑中國化過程中的「教材」。

三、中國文化「放」的力固大，「收」的力也大。美國三藩市，後枕美國富紳的華廈。前對最新式的假日酒店(Holiday Inn)大樓。左面充滿了色情的性用商店。右臂壓着一條裸體的大腿(黃色影院的廣告)。附近繞着銀行和股票市場。週圍纏着一條條「長蛇」一樣的高速公路。如無相當的文化認識，一進唐人街的大門，就會心驚胆跳，以為唐人街有面臨毀滅之感。但您不要過份擔心，「黃伯伯」、「劉伯伯」仍然挽着他們的「心肝寶貝」(大地風雷的電視劇中，北洋軍閥的軍警總處長武士彪叫他的三姨太做「心肝寶貝

外加打令」，我把他所說的心肝寶貝視為中化，把他所說的打令視為西化）在廣東茶樓吃叉燒包。有些青年脫離唐人街去找「打令」，因護照雖「洋」而皮肉仍「黃」，不受美國社會的重視，乃又回頭到唐人街那些「心肝寶貝」的懷中去了。這是中國文化吸引力，造成文化的反彈作用。



華僑商業銀行新建大樓落成蔡功南董事長主持剪綵時留影。

蔡功南先生在非僑社奮鬥了數十年，根據柯叔寶先生的報告，蔡先生的西（西班牙）、美（美國）文的基礎均佳，他竟於晚年活在台北市的衡陽街（華僑銀行原行址）。嚴格的來說，這不只是「僑資回流」，而亦是「文化歸隊」。

僑社人才代代繼承

民國四十一年僑務會議的主席團一共十八人，照當時預備會議所通過的名單，依次是：雲竹亭（泰國）、符林英（越南）、施性水（菲律賓）、宋廷濱（馬來亞）、吳慎機（印尼）、周迪民（緬甸）、林以文（日本）、陳靜濤（香港）、朱貫日（美國）、區富（加拿大）、余受之（墨西哥）、余劍鳴（秘魯）、劉渭平（澳洲）、侯俊（非洲）、芮正泉（法國）、薛芬士（菲律賓）、張子田（加拿大）、黃伯耀（美國）。

由僑務會議所產生的僑聯總會，六十四年該會第五屆第三次全體理事會議，主席團名單依次是：菲律賓：蔡顯祖、姚望深、林光儀。泰國：余鶴史、陳植津。越南：朱陳造。高棉：徐自克。寮國：雲昌鏘。港澳：張軍光、謝伯昌、彭震海。日本：劉天祿、薛本貴、翁城牆。緬甸：蘇泰楷。印尼：吳慎機、黃根源、張煊。星馬：戴始仲、陳恩元。美國：梅友卓、黃仁俊。加拿大：甄庸甫、林樹榮。中南美：呂金水、馬嘉禾。歐洲：李岳金、朱振元。非洲：謝達壽。大洋洲：陳作陸。在台：黃天爵、董世芳。

我列這兩份名單，想說明兩方面的意義。第一、僑務會議十八位主席團，除了已故之外，他

們今天仍然領導着當地華僑社會的反共救國工作，愛國精神始終不懈！第二、民國四十一年以後，華僑社會的領導人物輩出，絕非如一般人所說的，海外華僑社會的領導人才是「一池死水」。我們以菲律賓為例，當年追隨蔡先生打游擊，負責宣傳工作的柯叔寶先生，後來擔任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書記長，再而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繼又榮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還有年青一代的李治民先生也當選了中央委員。

華僑社會的人才代代繼承，像一條清溪，柔和流進，而不像山洪爆發，驚天動地。蔡功南先生這廿多年來，始終未放棄他對國家、對僑社貢獻的工作，但他亦默默地對年青一代交代着他的責任。

我在僑務會議擔任接待工作，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我在瑣憶之一中所提及的「三劍客」，「四大老」，「八公子」之外，還有泰國的周秀蘭、馬來亞的張鳳蘭的「兩鳳」，和這位像老松般一樣樸實堅挺，誠拙可敬的蔡功南先生。我對華僑社會始終樂觀，相信就是因為我接觸像蔡先生這類忠貞之士太多的緣故。

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十日脫稿

梁子衡啟事

國內外有若干讀者誤將在港明報發表匪情研究之梁子衡先生與本人視為一人，本人不敢掠美，順此聲明。